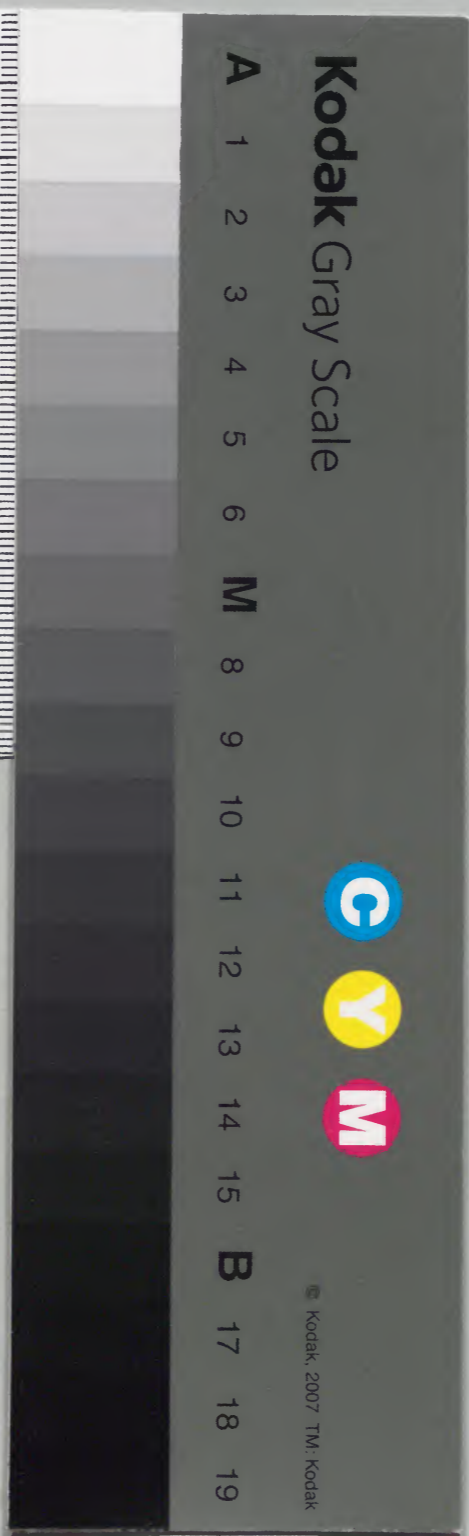


讀史漫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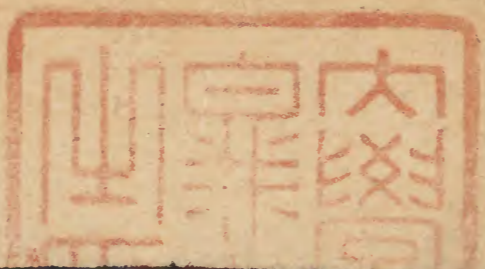
四之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4
冊數	6 (2)
函號	297 169



讀史漫錄卷之四



淺草文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東漢

高祖規模闊大苞絡無遺光武矩度精嚴錙銖不爽其大段不同如此光武好經術而高祖不好光武習吏事而高祖不習光武善將兵而高祖不善光武能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光武

言身法錄 卷一四
能絕嗜慾而高祖不能免以此言之光武優矣
然在季龍遇高祖甘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即欲
並驅中原此何說也英雄知人必自有見總之
高祖氣魄大光武察察在其包羅中耳至於任
賢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扼吭拊
背據要握樞其得天下之勢一也兩京迭建肇
祀二百各有所矣

世以光武似高祖綜之全不相似先主儻緩木
強却似高祖但才不及遠耳

武帝守成之主也然其氣局寬大不事局促有
開創之規光武創業之主也然其勤政任賢謹
守法度有守成之矩武帝煞似高祖光武煞似
宣帝

項王之臣不忠高祖斬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
侯之何其不同也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故斬
丁以示義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購
敵其機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
死可矣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分毫不爽蓋其胸中成畫已久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豪傑用世徃徃如此

帝王有真非虛語也王郎使其臣請降盛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南唐遣徐鉉入見辯說百端太祖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二主數語氣蓋一泄

令蘇張復生結舌無語况直杜威徐鉉之我

予觀更始盆子之事而嘆漢之德遠也夫以旌黠大盜擁百萬之師自是建名竊號橫行四海乃至交臂屈膝求一牧豎而事之惟恐不及直以謳吟思漢借其寵靈耳當此時非二牧豎子則百萬之師不可得聚惜群盜聚居無終日之計徒為真主毆除耳

王霸報冰合事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

言身海錄
是蹴之死也不知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
報時軍在河尚遠一聞無冰則四解而散是不
戰而敗也兵至而河不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
戰反而死敵是不謀而勝也蓋淮陰背水法耳
然則冰合者何也王者不死有天數焉霸不知
也

光武成功河址皆漁陽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
下已定二郡所遣校將如吳漢王梁耿弇皆至
三公上將而彭寵耿况曾無一尺之組以酬其

功此寵所以反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
武之英畧明達而不能御一彭寵宣別有說邪
直計失邪

東漢趙王良入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
旋車司隸鮑永即劾良無藩臣禮良親光武叔
父叱一郎將旋車未為甚過而永即劾之可見
漢法於諸侯亦甚嚴也

吳漢平蜀放兵大掠光武以書譴之有曰仰視
天俯視地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此真不忍人

言身錄金 卷之四
之心推此心也二帝三王何以遠過甚矣光武之仁也

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為此延阿世之語也光武明察御下方以制御為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比唱附和以蒙主之聰和亦不忠也其不和也爭權怙寵相擠相傾以盜主之柄不和亦不忠也忠臣則不然其和非雷同心無所競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夫光武以湯武之仁而延挾商韓之餘瀝以澆之何其細哉

漢自武帝以後以左右曹諸吏分掌尚書奏事而以宿衛大臣一人領之如張安世以車騎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謂之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其後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準

古聽於冢宰之義謂之錄尚書事其後南朝因
之謂之錄公蓋其職居中以筭事在三公之上
若今之內閣云

先世之政有可更改者有不可更改者漢明帝
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至章帝即位校書郎
楊終上書請罷其役其時公卿大臣皆以為孝
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可回易終復爭之
以為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
已毀之不如毋居而已以其母妨害於民也襄

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
則有害於民也漢人引經多迂僻惟終援春秋
極當可為萬世權衡總之事而有害於義則損
之益之與時宜之所謂善繼人之志也事而無
害於義則有其舉之莫或廢之所謂不改父之
政嘉靖末年 世廟深居西內多所營建至
穆考即位一舉而塗之至今故宫閒館半為蓬
蒿過者嘆息亦不聞泉臺之義者矣

西漢諸陵皆有陵邑三選七遷備極華富亦一

時之盛也至光武明帝陵制儉卑不復起邑及
章帝時欲復之東平憲王書諫以違先帝聖心
虛費國用章帝遂止自此東京陵制比西京大
省矣

明真皇后不封外戚疊疊為言可為永戒其曰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
傷觀此數語不但明於人事抑可謂深知天道
者矣世之士人君子顧有知進而不知退者豈
未聞是語邪

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
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
本一機括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捷
取効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為名耳
漢時法度猶有三代遺意如云民有產子復勿
算三歲至章帝又下詔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
人三斛即此一端三代盛時何以加此後世產
子三歲且藉而登諸版矣安得有此意耶章帝
四巡郡國敕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

車可以引避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此詔令
之言中間未必盡如所諭要之煩費省矣即此
二事後世皆不可及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下
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凡百五十篇奏
之章帝以衆論不一罷而不行至今褒所論著
不傳於世殊為可惜如令得其全文以為三禮
別傳成一王之法較諸叔孫所制必有不同柰
其湮滅何也

夫春生秋殺一慘一舒天地之氣也人不能違
天惟所運耳文帝之寬仁而景帝以刻削承之
明帝之苛切而章帝以寬大繼之此天地之氣
非人所能違也

漢史記衛霍出塞之功焜耀簡冊後漢竇憲出
塞三千餘里降至二十萬人可與衛霍相當矣
然衛霍當匈奴強盛度漠出師虜勢遂衰至於
百年不振即一時窮黷之費有傷根本而漢之
國勢由此日強其功誠為不少至於和帝之初

匈奴分而為二南單于居塞下為中國所卵翼
北單于迫於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
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兵也直以
憲刺殺宗室求擊匈奴以贖罪故遣之耳今觀
燕然之捷與天山瀚海難易大小何啻拔山折
枝而班生獻諛為之勒石徒可咲也

東漢風俗和平即所行有不順理其後亦無大
患如光武廢東海王疆而立明帝章帝廢清河
王慶而立和帝此人倫之變未有能善終者然

考二正以廢黜之故小心恭謹畏事守法以保
其寵祿二帝敦親親之誼撫綏禮遇無所不周
竟不聞有少形迹此皆難能也以唐世較之何
其遠邪此何故和德勝而戾迹消也

班定遠居絕域三十餘年舉五十餘國請吏闕
下重譯貢獻連四萬里此絕代之勲也白首東
歸才拜一射聲校尉漢真少恩哉唐韋南康坐
鎮西蜀苞舉六詔雖不及定遠亦一代首功然
爵至異王富貴隆赫視漢之報定遠不啻十百

夫功無難易遭時則顯談何容易

漢自中興以後以尚書為政本然尚書令秩裁千石和帝時黃香以尚書令出為江夏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乃復晉為尚書令增秩至二千石當時樞機之地官秩止以如此至江左以來尚書令遂為元宰唐時以太宗嘗為此官遂不敢復設矣

班超在西域使窮西海至安息西界臨大海欲渡船人以為入者皆齎三歲糧乃可得渡更遂返止此其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張騫所窮河源未至西海當尚遠也

前漢王氏同日五侯天為示異及東京外戚無一家不侯者以馬鄧之賢兄弟三四人皆同日封侯漢惟關國功臣侯者有萬戶以上而鄧氏四侯各食萬戶不已侈乎然史不甚非之徒以其恭慎好禮能保爵祿且出於習聞不為創也東漢以尚書為樞機之地政事所出三公取備員而已及至天地大變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

光而不及臺閣此大舛也安帝時仲長統嘗言
及之以為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
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可謂切矣

東京賢后以馬鄧並稱今觀其事鄧不及馬遠
矣馬以仁慈勝鄧以明察勝外家亦畧相當而
鄧氏之權重於馬氏至於鄧后臨朝舍和帝長
子而立殤帝殤既不終又立清河王之子為安
帝始也舍長而立少繼也舍子而立姪亂國本
矣鄧隲等徒貪其少決策禁中公卿不得與聞

此何等事而與一外戚共之非其賢聲著聞當
不在吕后下矣方鄧后臨朝時杜根上書勸太
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根
得蘇亡去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及太后崩乃召
拜侍御史即此一事和熹母德不已損乎

衛青大敗匈奴而歸武帝使使即軍中拜為大
將鄧騭出屯漢陽為羗所敗而還安帝亦使使
迎拜大將勝敗殊轍而恩數一軌怙寵恃權恬
不愧畏漢政之不綱始於此矣

漢武帝時設武功爵二十等其極為大良造
皆空名也安帝時連年饑饉國用不足三公乃
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以
下鬻爵之法至是大壞至於桓靈之代三公皆
可鬻矣

漢法有三代遺風如歲盡衛卒交代上臨享罷
遣之百官陪位謁者持節引入侍御史持節慰
勞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饗賜作樂觀以
角觝樂闕罷遣其撫卹軍士周悉如此即采薇

杖杜之雅何以加焉如天子賜邊臣書云將軍
暴露良苦至唐時猶然如敕宴將士云各宜坐
食相與盡歡如敕蕃落邊將云夏初漸熱卿及
將士並平安好遣如云冬初漸冷卿及衙官百
姓以下並平安好遣爾時上下情意藹然一體
如此自勝國君臣禮絕此意不復見矣欲培植
國家元氣須體此等良法稍存其意可也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
時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

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校諷請斷之尚書
陳忠上書切諫上不能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
行三年喪漢家一代風俗淳美有三代之風獨
此背經害禮而齊魯諸儒講曲臺之義者不聞
釐正待愷乃言之何也

袁楊二家數世三公光照史冊其始袁敞楊震
皆為一時名臣敞以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震以
譏切王聖樊豐皆繁免自殺良足悲也楊氏之
後世守清白不忝舊德而袁氏至四世之後本
初公路專制一臣隕其先烈以此第其閥閱相
懸甚矣

古人事往往有不平者千世之下令人憤激如
任尚代班超護西域其才不及固矣然尚自竇
憲伐匈奴即在軍中出入行間已數十年平定
諸羗安集隴右功不在段會宗耿恭之下亦一
時才臣也尚為護羗校尉與鄧遵同事遵刺殺
羗豪狼莫封為列侯尚亦刺羗豪零昌不得益
位與遵爭功至於誅死於法何如遵蓋太后從

弟也侯一誅一令奉公死官之士何以談功名
悲夫

兩漢三公皆以策罷惟韋賢以老求去劉愷請
致仕以千石祿養之東漢宰相不侯故給以祿
寥寥數百年完名全節不過一二士之沒溺於
聲利所從來以矣賢固經儒師傅不失家法愷
在位無大建明其始以讓國見舉廉靖一節始
終不替蓋亦一代之賢也

漢儒通經據古議禮如訟然有政體大謬不聞
持議者如安帝為和帝後不得父清河王禮也
太后既崩清河孝王及生母左氏皆追尊為帝
后而王后耿姬乃其嫡母見在京邸上號為甘
陵大貴人此何法也西京王國皆有太后安帝
入繼清河之祀當有嗣王何不以清河太后號
之而倒置若此於禮安取乎後唐莊宗嗣位以
嫡母劉夫人為太妃生母曹夫人為太后太妃
往朝太后太后愧荷不安彼固夷風不足深恠
漢亦有此博士議郎安所考也

鄧后臨朝十餘年以恭儉率先羣下值羗胡梗
化水旱為災憂勤度政復致昇平其功甚大至
於敕勵外家以退讓謹守保族全家之計亦非
不至徒以貪據大權不能自舍使王聖李閏之
徒乘隙因形造托扇搆山陵未畢一門七人相
繼竄死道路之人皆為流涕可不哀邪以此觀
之權者造物所忌即以恭慎守之猶或不况悞
肆柰何母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乎君
自古嬖倖之寵守成中主所不能免然大悖礼

無道者哀帝之寵重賢安帝之寵王聖也賢以
二十餘位至三公尚方器物充牣其第至欲法
堯禪舜聖女伯榮持節往來甘陵諸侯至二千
石拜其車下名器倒置至於如此國家之興替
亦可知矣何况一二嬖倖得保其首領耶

夫崇獎恬退自是國家盛節然飾詐釣名之徒
亦有不可不察者如南陽樊英高臥壺陽名著
海內不應辟召不受策書至順帝即位以玄纁
備禮迎之再三稱疾疆起入見不肯屈禮乃設

增場具禮延問得失拜光祿大夫而歸談者從此失望不知英何所韞藉而虛為此狀時譏其進退無據良有以也英對順帝奏云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亦不肯况可得而貴乎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云云凡數十語類戰國策士押闔俛仰之態殊非聖世逸民之指以此推其所韞鄙詐淺中必無過人者順帝此舉以為燕王之馬骨邪以為葉公之盡龍邪太公之誅華士有以也夫

左雄論選舉失實守宰數遷蓋深識治體者惟限年四十乃得應選而以聞一知十詰徐淑則迂滯之甚者四十強仕古人以為大都如此非必為之限也聞一知十不過擬議相較之辭顏子豈嘗聞一而以十對柰何以責淑邪淑不究其所以無以應而公亦鄙生也

東漢中官之權起於鄭眾孫程眾以謀誅竇憲位至公卿程等十九人以西鍾擁立同日封侯於報施未甚過也且眾與程皆謹慎小心非敢

詩史通鑑 卷之四
壞國事者乃專權竊柄之徒以之為比至於不可禁遏故十常侍之亂衆與程肇之也惟婦與寺無非無儀使其有功非國家之福也
梁商少通經術以貴戚柄政所辟召皆一時賢士李固周舉皆出其門順帝欲官其少子不疑商上書力辭以晏平仲公儀休為比可謂知止足之分者然其子冀橫肆汰侈卒亡其宗天道惡盈以商之賢不能芘後樂氏所謂賴桓之功未足徵也富貴之際難矣哉

西都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遣八使巡行刺史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東京自和帝以後皆母后臨朝擁立少主國統數絕帝祚不永中興之業稍以陵夷和帝則竇太后殤帝安帝則鄧太后址卿則閻太后冲帝質帝則梁太后此數主者長不過十餘少或一二歲久者壽不過三十少或踰年及歲殆矣其故始於母后在御外戚柄國貪昏利少舍本求

支以及於此綿綿若存載祀二百視西京法紀
百不及一耳

桓帝以藩侯入繼梁后以女主臨朝內則唐衡
左棺在上左右外則梁冀兄弟專政擅權當此
之時為胡廣趙戒則生為李固杜喬則死正國
家一阨會也然固當梁冀鴆弑之時不能考証
左右明正國法以身殉主而死於一獄吏之手
不亦左乎馬融儒者也乃為冀作奏誣陷李固
至令吳祐面數其罪聲勢之移人一至是矣

自西漢以來外戚侈霍至梁冀而止其得禍亦
最深為可明鑒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版以象二嶠多拓林苑周徧近縣經亘數十里
後世人主之富不能及也冀與妻壽對街為宅
互相夸競尤大不道至於霍之子都梁之秦宮
二奴事迹又絕相類高明之家不止鬼瞰其室
也

自古宦官貴戚富溢一時非必盡出祿賜皆有
盜竊之法如朝廷有所營作有所貿易即以其

私財養徒推酤取利上下相蒙莫能釐革古之所謂盜臣也桓帝時皇子有疾下郡邑市珍藥梁冀即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即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以此事觀延篤真勁特士也從古以來貂璫戚畹以此射利者甚多不可不知也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下會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之功德宜比周公黃瓊請令

合食四縣比鄧禹於是朝廷參用之禮儀比蕭何食邑比鄧禹賞賜比霍光冀猶不甚滿意以不得與周公伍也嗟夫三公漢世元勳首代人傑冀也有何勲德兼而有之猶不滿意甚矣桓帝之昏公卿之諂也他不足惜瓊為一時名士當其應聘入都天下想望風采以為伊呂復生及其出入二府屢秉國鈞值外戚中官之擅亂而不能糾正視杜喬李固之寃死而不能申援方且持容容之計與胡廣趙戒為伍不亦羞逸

民真隱之士邪方議冀禮時瓊果不畏疆禦何
不正言其失而依違遷就以鄧禹裁之以冀就
禹謂之裁邪上無白日遠無青史諛骨紛紛何
時斷絕悲夫

漢時三公策免即為九卿及三公有關又以望
推擇再拜唐宋以來宰相罷免或出為節度知
州及朝廷欲用之又自節鎮召入其貴賤之分
無一成而不可移者及今則不然矣

國之將亡也如人元氣已衰形神不固百病交
作莫知救療攻之於陽則病發於陰攻之於表
則病發於裏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憤梁冀之橫
而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於內矣何進憤宦
官之亂而召外兵誅之內靖而權歸於外矣搃
之乾綱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則此不左則右國
事至此何可為者觀治亂之原不可不深求其
本也

古人有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至官民
俱空公私兩竭則財亦必有所歸如漢誅梁冀

賣其賞財三十萬萬以充物王府減天下租稅
之半當時上下匱竭徵求無藝豈知有三十萬
萬之藏在於貴戚近日抄沒嚴相至二百萬馮
璫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稅之半此非盜臣乃聚
歛之臣也

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
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為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
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為清詔使按察
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常詔三府掾屬舉
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叅以士人
或雜以掾史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中後世以
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典也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
皆不肯至五人者徐孺姜肱袁閔常著李曇也
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
以被蓋面竟不得見此鑿坯踰垣之節也於聖
賢大中之道亦甚遠矣然當時習風靡競趨榮
利有此流品亦是矯俗所謂賢智者之過未可

厚非也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為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異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揚其惡以要爵賞此數言者曲盡小人情狀百世以來歷歷可驗而權寵之人不能早見徃徃覩其親依謂為可托不知此等小人惟利是視向背趨舍在轉盼之間可為寒心夫惟中立不阿之士平時未肯親附即有不虞亦不至相背然亦何可多得邪

皇甫規平定諸羗降者以數十萬而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宦官遂共誣譖以為規貨賂羗羗令其入降規上書自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羗將有何罪此辯極是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構陷不出廷議至後世文

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瓌瑋立功之士
握手觸禁即欲設奇建畫動干吏議欲以操
縱韜鈴制敵人之命不亦難哉

東漢末代匈奴衰弱自分為二北匈奴自窠西
域不通中國南匈奴猶與烏桓鮮卑結連入寇
及遣張奐臨邊匈奴烏桓相率降附凡二十萬
口而鮮卑出塞竟不肯降分其地為三部東連
夫餘濊貊西屬燉煌與烏孫接而盡有匈奴故
地東晉之世鮮卑益盛遂至入據中葉其來有

漸矣

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
不悟更以為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
士顧所處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為之空言橫
議非聖賢汰也內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
土如成瑨劉瓚即挑貴強之譽蹈死亡之誅庸
得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為
高議危言互相稱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
斯亦過矣郭林宗申屠蟠何如人

漢末羗夷作亂叛服無常段熲張奐在事意見
不同熲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欲一煩師徒盡滅其種奐以為羗一氣
類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膏血污野傷
和致災詔書竟從熲議於是先平西羗後平東
羗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級獲馬牛四十二
萬費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雖然屠滅過多
傷和召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張奐為正
陳蕃竇武之及非不幸也其謀踈也方其請誅

中官太后固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
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縱者
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此言皆是
也第毋論事理其勢亦不能太后女主無決斷
陳蕃老儒無算武何所持而能盡誅如許人邪
事窮勢迫至乃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
門攘臂大呼欲何為也真迂儒耳其後何進又
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
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

士人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於敗二事接踵
漢以不國謀之不臧嗟何及矣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主史稱其練達故事明
習朝章想其才必有可采至於流品之卑則上
下數百年罕其儔桓帝之初李固趙喬與廣
同為三公李杜死而廣不同靈帝之初陳蕃竇
武與廣同為三公陳竇死而廣無恙所謂白璧
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者也前有胡廣後有馮道
俯仰千古令人短氣

西京子雲東京伯皆

其名位人品亦

畧相似然邕之坎壈尤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
指斥嬖倖為中官飛章所中議處極刑賴常侍
呂強力為伸請得徙朔方時將作大匠陽球與
邕有隙使客追刺之客感其義反以情告及後
有詔赦還又為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
方受董卓之辟其艱危如此以其困窮流落之
中受知於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之仕莽
相去遠矣

讀史漫金 卷之四
天下事雖甚難處者亦必有方畧顧人不思耳如漢末中官權勢雖盛然其盤據根抵尚不如近世之密竇武何進計不蚤定女主狐疑臨事無決反受其亂若計定而發得其肯綮未有不可為者如陽球之誅王甫特一獄吏事耳竇武何進第求一司隸如球者使之按其渠魁明正國典其餘束身請死可一赦而定也不知出此而欲盡其種類至以外兵除之天下豈有此理漢時司隸校尉假節奉使得以便宜誅戮其權

甚重武進發難時亦嘗更易司隸及河南尹洛陽令而不得其人又事不斷決故不克也古今事勢不同近代錦衣環衛即司隸之職反受制於中官若其門下即球安所施邪

天下之亂必有所因即如盜賊縱橫亦有內主黃巾之亂乃中官封諂等為之內應宦寺無知徒見甘言諂奉貨賄充盈即收為私人無所顧問及至勢成情露不能自返好利之為厲階有由來矣

自古昏庸之主未必盡騃愚無知皆由不斷耳
如封諂徐奉事發靈帝詰責常侍曰汝曹常言
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
角通郎中張鈞上言張角與兵作亂皆由十常
侍父兄弟典據州郡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
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詔獄乃詔冠
履視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彼又伏其辜尚何所
疑慮而忍不之誅知而不汰其加不知也

袁氏自安以後家門雖盛名德無聞且依中官
袁赦同族競為奢侈董卓之亂隗為首相徒以
宗門重大恐見種滅不吐一語然其後竟不免
於禍何如當此時正言聲罪而死猶有烈聲也
本初公路皆一時之英才高諸父惟是臣節不
終家聲墮落公路固不足道本初終是英雄惟
智畧遠出操下而與之相角宜其為雌耳
董卓之用蔡邕即曹操之用荀彧也邕止尚父
之稱而卓不以為罪或難九錫之命而操即以
成卻非所遇不同時勢異也卓據未安之勢而

操有已成之基也邕雖以卓誅而人猶有惜之者或雖為漢死而人猶有疑之者邕之臣節未虧而或之助逆有迹也

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辟召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天下二袁乘之可據州士韓馥舉千里之地以授本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北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背公歿黨之害雖除而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尊於士風則薄矣

董卓痴奴也積金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自老果能雄據天下何有於郿塢事若不成身無處所安得郿塢而據之卓徒一力士之雄耳王允以一劍之任當關東百萬之師可謂智於收卓者矣而以忽心乘之不善其後以及於敗漢之阨運使然也

自古亡國之主固有縱慾稔惡毒痛海內如秦

隋辛癸之政亦有仁柔衰弱不能自振以至於
亡者周赧漢獻至悲也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
帝出太倉穀豆為貧人作糜疑其廩賦不實令
於御前作糜試之此雖非王政大體然其區區
愛民之心有足取者而卒與履辛秦隋同為亡
國生當隋運智無如何故曰履霜堅冰其所由
來者漸矣

讀史漫錄卷之四終

讀史漫錄卷之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三國

曹探千古英雄智畧盖世其當事機之際能用
羣筴如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輩每得失存亡之
機以片言救之如石投水故算無遺筴而功流
當世試舉數條方操失兖州時徬徨三縣莫知

所止袁紹從河北招之非程昱一言則操入袁
穀中矣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將軍以龍虎之
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破尚有三城能戰
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收而用
之伯王之業可成也操遂不入河北及陶謙已
死操欲先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以先定兗
州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
以制天下河濟天下要地今雖殘破猶易以自
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遂分兵平布據
兗州為根本及車駕播越關河未有寧所袁紹
擁兵百萬不肯奉迎荀彧乃說操曰文公納襄
王而諸侯景從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逆節其
何能為操遂迎車駕定都許昌官渡之戰操兵
少糧盡士卒疲乏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又以
為楚漢在滎陽之間莫肯先退先退則勢屈力
怠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勝必為所乘操遂堅壁
拒之而袁氏瓦解操之攻荊州袁譚求救操欲

先平劉表後取袁氏於是荀攸曰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令二子和睦以守其成則天下之難未已今兄弟構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圖之則天下定矣操遂回兵北指而冀州以平此數事者其得失成敗在呼吸之間而諸子揣微見遠中窾批卻操又能虚心聽納從諫如流宜其克濟大業芟畧群雄也

本初之有沮授田豐即孟德之荀彧郭嘉也當事機之會荀郭以片言悟操如石投水田沮極言開紹如枘入鑿成敗之決固不至官渡烏巢而決矣何也方李傕郭汜之亂獻帝播越河東未有寧所本初據百萬之衆坐制河北使能聽沮授之計西迎天子即宮鄴都是五伯之業也而本初不從使操入荀彧之說以據許昌此固已失天下之大計一矣紹之攻公孫瓚也操後郭嘉之計以其間東取呂布操之攻張繡也而紹不能用田豐之言徑取許昌此失天下之大計二矣紹平公孫瓚之後欲以疲兵擊操沮授

進諫以為宜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其隔我
王路然後進屯黎陽分遣精兵抄其邊鄙如此
可坐定也而紹不能從失天下大計三矣方操
之追劉備也田豐說紹曰操方與備連兵未可
卒解公舉兵隨之可一舉而定也而紹以少子
有疾不肯戒行失天下大計四矣官渡之後沮
授說紹曰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
曠以日月及其將戰也許攸曰曹兵少而悉師
許下空弱若輕舉襲許奏迎天子以討曹操操
成禽矣而紹不能用此失天下大計五矣夫以
本初之才智固不及操至其地望威名甲兵土
地較之於操何啻什百而成敗相懸如此操能
屈羣策而紹不能聽至計也嗟夫謀之於存亡
亦要矣

呂布劔客之雄耳非大豪也其性決易所為無
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動輒言誤
誤豈可數乎夫天下之事有一誤而不可復救
者何言數乎布之得兗州也不知守太山亢父

之險以阨操兵而走據濮陽四戰之郊固已為
識者笑矣及操之圍下邳也陳宮欲使布出屯
於外而自將餘兵閉守於內腹背攻之布聽妻
言而止坐以待縛其暗惑無識一至於此安可
與圖天下事邪然使得為操用則夏侯許褚之
流遠出其下以操御之正自有餘何至如丁原
董卓而玄德不肯一言非忌布也乃忌操也先
主此等識見又操所不能參英雄亦有三昧
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
悅志存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獻之非不
有裨治道然可論於承平之世而獻諸危亡之
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獻帝握空名
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為四患何者為五政而悅
亦為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政以持
危主又不肯如攸或輩失身私朝姑為是言以
抒其韞藉耳然而迂矣當此之時忠臣烈士誠
有為漢之心惟有采薇鑿坏不事亂賊即無所
補益不失為漢夷齊空談何益也

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而後人以伊呂擬之何也論其功業則不及管樂較其人品則合於伊呂故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也夫管子以負海之國九合諸侯樂毅以區區之燕一日而下全齊孔明安能及之至其出處大節忠誠心術則伊呂以後不多見也然亦其勢使然耳誠令據齊燕之勢乘累勝之業則伊呂之功亦可望矣何但管樂乎嗟乎三代而下以伯畧成王業者唐太宗是也以王佐成伯功者孔明是也假使孔明屈節袁曹據樞握要以制四方則繼漢而後不鼎足矣然而踟躕四顧不求聞達依羈旅之主以成偏安之業徒為其名義也此其人品心術伯仲伊呂不亦宜乎

夫成敗之機決於一言顧用者何如耳曹操之伐荊州與由荊州而東下其衆之多寡不同也劉琮據土以待之與孫權逆流而迎之其勢之難易不同也琮不能用王威之策而聽蒯越之謀故當操兵之未盛而降權能用周瑜之策而

不用張昭之說故當操勢之已成而勝以此觀之兵無常勢在所決策矣當此之時劉備敗亡之餘衆不滿萬而權以為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果因備之助大敗操師假使劉琮以全楚之勢委國於備則魏不東而吳不西矣雖然琮亦璋之流也備即勝曹琮烏能有哉

曹公鄴中下令自述生平志氣皆非虛語彼其舉孝廉為典軍時豈遂欲霸天下及其勢已成真有不能自己者故曰欲孤委捐兵衆以還執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俱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此皆其肝膈至語吐露以示天下無所掩飾非大奸雄不能大抵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為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有天下者慎毋以太阿之柄假人而使至於不能自返哉

先主之取益州龐統之畫居多其取漢中又法正之謀也士元從入蜀而孔明居守江陵孝直

言以濟金 卷之三
從入漢中而孔明居守成都其用兵謀畫孔明
未嘗親也先主既殂二子皆沒孔明乃自出師
蓋其勢已孤發跡之機無所復施矣

荀彧非迂人也豈有不知曹氏之謀而為之贊
畫者勸取東郡則比之於高光勸守官渡則方
之於楚漢此非不知其謀者也何至加九錫而
難之耶孔光賤儒耳依附王莽苟以邀目前之
富貴及莽勢已成乃始憂懼求退彼誠不早悟
也而彧豈其儔哉司馬公曲護之以為平日謀

畫多出史臣溢辭非彧本語予未敢謂然論人
於千載之下不據史冊安所折衷曹操梟雄蓋
世駕御人英有漢二祖之風然其平日舉措多
不可曉如荀彧楊修日侍左右崔琰毛玠久任
要職及四方已平逆謀將發此四人者相繼死
黜此何說也無乃有樂羊之短邪此可為人臣
附逆者之戒矣

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為一龍以歆為首以寧為
尾觀其後來何相戾也寧避世遼左終身不出

上方夷齊下比龔鮑真人龍也原為曹氏所用
雖不大顯已失身矣乃若歆者誠何人哉方其
從豫章入許委身霸朝甘為臣僕至入收伏后
壞戶發壁牽而殺之曹丕篡漢上表勸進奉策
登壇當此之時施何顏面不直一犬安稱龍頭
天下之物有犬首而龍尾者則請合二子以當
之

關羽圍曹仁於樊城去許都數百耳而竟不待
北岳飛追兀木於朱仙去汴京一舍耳而竟不
能達漢宋之不與天所廢也

曹操智畧盖世目無羣雄平生所忌惟劉玄德
耳玄德非有過人之才又非有強兵廣土足與
天下爭衡羈旅播越以至白首而操獨心忌之
英雄之智畧必有人所不能知者惟英雄知之
耳其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非虛語也兵至
荊州聞玄德南走自以輕騎追之一日一夜行
二百里不為失江陵一郡也操平生見大敵未
嘗動心其所籌畫亦無失策惟見關羽攻樊城

言身法金 卷之五
即欲遷都避之此雖羽氣勢所折亦會操倦兵
且耄矣非其銳時也操已得漢中不從司馬懿
之策南取益州而拱手熟視為玄德所有亦操
平生所不為也

司馬公王伯之辨是也其帝魏寇蜀則過也何
也王者王也以天子統理天下故謂之王伯者
伯也以牧伯總領諸侯故謂之伯以勢之廣狹
為號之大小而不以其德也三代之上有行王
道而伯者文王是也三代之下有行伯道而王

者漢唐是也以其合於三王之道故謂之王道
而不以其道號為王以其合於五伯之道故謂
之伯道而不以其道稱為伯故凡言王伯者號
也非道也三代以下其混一九州者皆可謂之
王而偏安一隅者皆當謂之伯此正統分統之
辨也故司馬公之論是也其帝魏者亦非以正
統予之徒借其年以紀事而寇蜀者亦因魏史
舊文因而不改耳然而過矣帝蜀而寇魏迂也
以魏紀年而斥吳與蜀混也直當以七國之例

紀一甲子而分注於下耳若乃帝蜀而寇魏則有不可通者先主據一州之地又未嘗得統於獻帝不過借其名聲號召天下而以正統歸之則不情矣故曰迂也然則東周何如曰是不同也東周所據者舊邦所承者九鼎未嘗流僻於裔土而伏在一隅何故去之然惟赧王以前則可耳至於東周公之時與山陽何以異而綱目書其合從曰王命諸侯伐秦亦不情矣曰如此則蜀漢正當與南唐比宋比邪曰是又不然司馬公以南宋南唐比之先主則又太遠矣南宋稱楚元王之後越晉魏百餘年而自附於漢南唐稱吳王恪之後踰五代數十年而自附於唐其真偽不可知也即使真漢唐之後亦未有隔百餘年而繼統者安得以正統歸之先主於曹丕受禪之日稱號漢中又其時當漢之末譜牒具存必非假托而其稱號名義甚快人心安得以二國目之故寇蜀過也分注之可也天下之事有一舉不當而流恨千古者先主之

伐吳是也何也當曹丕受禪之初漢之宗室舊臣豪傑義士豈無不平之心顧力不能耳先主誠以其時卧薪編素紀年建安東結孫權西連戎羗良將勁兵北出漢中鼓行而東建瓴直下關洛之間必有望風嚮附者如此則魏寇可平而漢業可復矣此天下大義也曹丕之才乃守成之器以敵先主未必能當况益以孫權乎則其主不敵矣當丕篡盜之日操之良將謀臣大半物故而吳蜀將相莫非天下名豪即一孔明陸遜魏有當之者乎是其下不敵矣誠今從一而交魏魏之成敗未可知也此天下大機也釋此不務而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忘萬世之大仇修匹夫之私怨捐一統之大業規方隅之小失卒之身隕國虛一敗塗地此千古之恨也諸葛子瑜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後此數言者即腹心之臣借箸熟數亦何以踰而先主不悟甘心失策豈非天執然事有不可解者孔明

既遇先主魚水相得當此大機大義乃興亡滄
失所關而無一言匡正及至先主既殂良臣凋
落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乃始以區區之蜀
爭衡上國不亦左乎原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
伐魏然不能得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若
君臣之間言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
必能制主上東行嗟夫士之處功名之際亦難
矣

曹丕禪位之後左右諸臣料敵策事惟有一副

曄耳曄之才識苟或郭嘉亦不能及而不不能
盡用也當先主伐吳孫權遣使降魏曄請毋受
其降而與蜀夾擊誠用其策則江左不至晉而
并而不不用也蜀兵既退吳氣方張乃始從而
伐之曄請毋伐而不不用臨江而返者三矣
此曄之智也然丕欲王孫權曄請以將軍侯之
則失策矣何也權自能王耳魏即不與安能禁
之誠因而予之使天下知吳之王由魏也則魏
為天下雄耳且夫以空名德之而使之必服訖

與以空名裁之而使之不用乎故王吳者策也
此曄之失也

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為相而自
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鍰此可施之一州耳使
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相天下而自校
簿書決贖鍰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
有味乎楊顛之諫垂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孔明不用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即吳王濞不
用桓將軍策從武關入咸陽也關中卒聞亮出
人心皇皇使延從褒中以一旅走夏侯懋如驪
丸耳不用何也正使延不可伏者諸將之中更
無可使者邪坐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
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

孔明之至郡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
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
矣亮果屯五丈原此詭說也懿背渭而軍亮必
不出武功而東必據五丈原以西連隴道懿策
其必然故預為此說以安衆心耳非誠語也

司馬懿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颺激之也放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利至於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慤之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豈惟畫餅乃畫塲耳傅嘏謂曹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味嘏數言真可為萬世觀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廣恬夷真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趣時若鷲有識之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尚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人
心靜而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禦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禦靜也祿不留矣
天下之事有異情而同形者當曹操伐吳之時則降者亡而戰者勝及魏鼎既成之後則戰者敗而守者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後之勢已定也方曹芳嗣位政在司馬諸葛恪姜維東西並

進夫豈不以芳既昏闇政在私門上下離心國
勢不振此天亡之時也然在吳則孫峻滕胤率
一國止恪在蜀則費禕蔣琬皆阻維不令出固
因積安有日而襲於曹氏之威蓋亦有深計焉
以權與備之才雄而不能去一曹操今也懿之
才略不遠出操下而二子師昭又與丕相若是
操與丕再出也而吳蜀嗣主無權與備之才又
非有公瑾孔明為之輔政於此而欲規中原猶
之螳臂當車醢鷄慕海事之必無幸者也

高貴鄉公好延儒臣常與侍中王沈侍郎鍾會
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以裴秀為文林丈人王
沈為文籍先生一時恩遇可謂無比矣及帝欲
討司馬王沈奔走告難使得成其逆謀其後沈
以功封侯會秀皆為佐命丈人先生有此人品
世之談經講藝者可以掩卷矣

司馬通鑑自邵陵厲公以下皆書其追降之爵
非也邵陵高貴在位甚久為逆臣所廢追奪帝
號此正千古所痛憤也而後之以書其為實邪

帝者之號受之祖考王公之爵出自逆臣今實
為天子而名為王公是不以祖考之統緒為準
而以賊臣之汙蔑為據也於義何居公既以為
吳蜀無天子之實不可加以虛號乃二帝實為
天子而號之王公何也或曰二帝廢而不復耳
如常道鄉公後竟謚為元帝則帝之矣是又不
然即如此論所謂不可復者以其逆臣廢之也
其所謂可復者以其逆臣追之也公卿大夫受
爵於君天子之爵受之於天及其祖考柰何以

亂臣賊子之子奪為上下哉然則何如曰三帝
俱未有廟貌其逆臣所廢者固不可從逆臣所
尊者亦不可用邵陵厲公當書帝芳高貴鄉公
當書帝髦常道鄉公當書帝奐六朝以下皆倣
此則名實不淆而倫紀無肆矣司馬公之書大
非也

自古以篡盜取國者必受其報然未有如魏晉
之巧者操平定天下爵至魏王死未一年而不
受漢禪昭承三世之資廢立二主爵止晉王死

未一年而炎受魏禪至於中間事迹無不合符
天之報施何其巧也然司馬之才不及曹氏而
魏氏之功過於司馬魏之繼漢尚不甚慘而晉
之繼魏則直以犬羊剗剥之耳乃後世談二代
之際其憤恨曹氏過於司馬者何也漢世歷年
數百德結人心一旦授鼎四海有不忍焉而曹
氏之凶橫在數十年之間尚有目擊其事者方
且快其得報誰復惜之故憤魏者為漢也其不
甚恨晉者亦為漢也至吳張悌之論則曰曹操
雖功蓋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睿承之
刑煩役重司馬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
其乎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此其當時所見必
有確然可指者又二代長短優劣之辨也

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為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
何也禪之不能歸蜀不待問也有思蜀之心昭
之所不欲聞也曰此間甚樂則昭見庸劣坦然
不復疑矣而正乃以思歸教之是嬰兒之見也
幸而先以已意對再問之時已慮有教之者禪

即以正指對左右雖笑其失不知禪之不死者
以是也禪之有計與否不可知然其賴以自免
則過正遠矣

讀史漫錄卷之五終

讀史漫錄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六朝南北

通鑑至魏晉授禪之際其文極畧非也彼開創
之後臣子諱其所由故中間曲折多不甚備今
也著之簡書垂戒萬世安得因其舊文而不為
詳著宜考舊史傳聞備書始末使後世昏弱之

主知天命之無常則必有履霜之戒竊據之臣
知惡聲之難蓋則必有悔禍之心大義之所關
也畧之非也

漢武表章六藝而西京貴經術世祖慕尚清修
而東京貴節義載祀四百固有以也魏武好法
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延及江左放誕成風三傳而滅亦有以矣

司馬孚當懿昭執政同為三公常自遜避再逢
廢立未嘗預謀及晉武受禪孚執魏主手流涕

歔歔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革命之後
以孚屬尊恩禮尤重而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
臨終遺命以有魏貞士自名不受法塋迹其始
終一節可謂柔而不失其正者矣雖然孚於純
臣之道未盡也當師昭廢立之日孚於朝廷位
為公輔而不能靖其亂於師昭親為諸父而不
能遏其謀不可以去邪革命之際既以純臣自
許乃居然享大國之封傳茅土之祚固未嘗鑿
坯而逃入山而免也身死之日乃欲以貞士附

評身法錄 卷之六
之於魏不亦難哉夫徇義為主之士所處極苦
耳今也坐視革命而號為純臣身膺五等而托
為處士恐鷓夷笑之於前淵明耻之於後也且
夫身都富貴子孫世有爵土年至九十而死徒
不受王者之葬其於人間之奉可謂辭名取實
者矣不太工邪

晉之一天下而不能有也貽謨不臧而操柄失
也夫事之權衡固有常變武帝勦業之初人心
未固即使中材之主持盈守成猶未保也奈何

挾四世艱難之業授一駸孺而使一點婦睨之
安得無敗且漢封諸王位秩雖尊未嘗使預朝
政魏於同姓固云少恩然各有爵土亦得保全
豈有使藩王當國挾持懦主卒之自相屠滅血
屬無餘而後戎狄乘之中原板蕩夫置噐者置
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以天下付之惠帝
使賈充女為之后使二十五王為之兄弟此為
安邪愚夫為之寒心况於哲主此貽謨之不臧
也且夫立國之初在於賞罰大柄或失政乃不

行晉之於刑賞何如也平蜀者鄧艾而與鍾會
同殛平吳者王濬而與王渾同賞於勸懲之義
何居夫以開國之初平二大敵而論功行賞不
得其平他尚何論此操柄之夫也

魏文晉武非開剏之才乃守成之主也文帝流
連詞翰武帝溺志聲色不藉累世之基乃不足
當孫權劉備而欲混一區宇執其氣象規模固
難以比德於漢唐矣一再傳而不國也固也

晉武之出齊王攸非也王濟羊琇之徒率舉朝
之臣爭之亦非也何也以攸之才地歷塞父心
留贊朝廷豈無益於晉祚武帝忌而不容可謂
少恩况以馮統荀勗昵近小臣而間親賢之佐
其可聽從故帝之出攸非也然濟琇等留之則
又過矣何也前無文武之澤嗣無成王之賢親
無周公之忠使之持柄非筭也以晉武之英明
佐之以攸而使群賢翼之何所不可設使萬歲
之後惠帝繼統而輔以齊王攸雖忠臣不能奪
天下之望不然則楊駿賈謐必不容攸是攸先

倫與罔受禍也攸未嘗柄國而惠帝之世諸王
爭權自相屠滅幾無噍類設使攸先為之萬世
之議必以攸為口實是攸為倫與罔作俑也無
一可者諸賢何不熟計而虛為此紛紛也故曰
亦非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其始未嘗不利後稍變
遷也馬援為隴西太守討平叛羌徙其餘種關
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於是關西有羌魏蜀分境
曹操徙武都氏於秦川以折巴蜀於是關中有

凶西漢之末呼韓入臣號為南匈奴東漢之不
入居并州六郡分為五部於是中國有匈奴此
五湖之權輿也當其揆事于之始豈不以為長策
且謂其仰我鼻息可馴而畜也豈虞其禍之至
此邪

賈后欲廢太子飲之至醉使潘岳作書草稱詔
使書之以奏惠帝太子遂廢太子妃王衍女也
衍見太子得罪自表離昏以安仁之藻翰夷甫
之器識夔然一時無與為匹而所為乃如此然

則詞章名理舉不足信於天下邪則士安所程也世以潘岳西征侈為美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為將母故事及考其實當岳在職時母常誚責之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及敗謝母曰負阿母以此言之岳所謂養口體耳冒險者利亡身負親不孝大為衍則益無足道矣

王衍三窟之計本馮驩之策也夷甫宅心清曠高視物表而所謀如此乃知清談之流未嘗外世徒與世浮沉以偷旦之耳然亦愚矣身為三

公不能匡時戴主而以二州之勢為己私窟此海大魚之說也魚不得水兔安得窟及為石勒所得乃曰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觀其厚顏可為

冷齒

劉聰欲為其后劉氏作殿其大臣陳元達切諫聰鎖而欲殺之群臣叩頭出血聰怒未已劉后乃上書固諫詞旨慘惻如云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此兩言者可謂明盡矣聰悟其言立引元達於坐以

後表示之因表其堂為媿賢堂亦英主舉動也
劉后之賢即長孫明德顧何以加徒以夷主之
配世罕稱述亦足惜耳

劉越石忠矣智則未也當夫晉室板蕩兩京不
守越石在并王浚在幽石勒徘徊燕趙欲兼二
州先遣使偽奉王浚以驕其志又遣使送質越
石以絕其救然後舉兵向燕不朝炊而浚禽矣
夫越石與浚誠不相得其時浚有異志琨能養
浚并之可也如不能并救之可也坐視勒之并

吞而不發一矢是勤成滅虜之謀而琨失為趙
之策也勤勢已成不可復制乃從一段匹磾間
關偏側卒為所戕可不惜邪故琨之於智未也
晉之渡江也幽并青兗西及雍豫皆為胡羯所
據名城大都相率投虜衣冠華胄甘事腥羶一
二疆臣擁兵觀望坐視陸沉不聞一矢勤王加
於夷壘惟慕容廆在遼左張茂在涼州皆間關
萬里浮海越山南稟正朔而段匹磾播越燕齊
之間死生奉晉此三人者晉之忠臣也夫効死

言史記卷之六
之節不見於士夫而見於夷狄不出於侯甸而
出於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會繁華之地漸染
澆靡馳逐聲利忠義之志消而激奮之氣微至
於遐方遠徼風氣淳龐未嘗染俗鶩華有所移
易故驍健之材忠貞之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
不能及者其居使之然也漢武之用金日磾唐
高之用李多祚一志効節之死靡悔當時才臣
各士豈不盈庭而効忠為主反出亡虜之下世
而至是亦足悲矣匹磾為石虎所執曰我受晉

恩志在滅汝虎即起拜及見石勒亦不為禮常
着朝服持晉節以至見殺嗟乎匹磾之志節可
貫金石中國士人有失身事二姓者不當愧死
邪

晉愍帝遇害中宗即位江左周嵩疏諫以為梓
宮未還舊京未清且勿稱號此議非也天下事
有緩有急愍帝失守中宗即當嗣位猶以帝在
虜中不敢自立已二年無君矣柰何凶問已至
猶謂不宜則將仍稱王號邪萬一宗藩之中有

先建大號者江左君臣何以待之此爭端也嵩
可謂不達時變者矣不聞廉將軍之送趙王語
邪

古今自有異人如蜀之范長生者其踪迹亦大
奇矣長生初號處士李特依之以興特所將數
千人皆就食於長生及李雄自立以國讓長生
長生不受乃以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
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觀其才畧自可雄據一方
乃左右李氏而不肯自為求之於後徐洪客之
流也

王敦之反王導啓之也中宗由王導推翊遂據
江左後見王氏太盛惧其上逼以刁協劉隗間
之導稍見踈忌刁劉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
沮豪強以是為王氏所疾遂成王敦之亂故曰
導啓之也江左名賢與王氏同起者正自不少
如庾亮周顛之流其地望名聲皆與王氏相等
誠欲兼用諸賢之中其誰不可奈何取一刁劉
此中宗之失也

王道非純臣也王含以敦之命稱兵向闕導予
書止之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
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今則不然及後周扎故吏為扎頌寃尚書
卞壺議扎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導以為
往年之事敦凶逆未彰自臣有識以上皆所未
悟與扎無與是何言也敦親帥師徒長戈指闕
而謂其凶逆未彰欲作何惡乃名為逆敦之反
也導自謂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
帝亦以大義滅親褒之豈當此之時尚不知其
奸逆而心思外濟邪所以然者以導佐命大臣
宗族貴盛而為刁劉所間漸見踈薄其家庭之
間必有不平之志敦以誅刁劉為名固導所欲
聞其肯止之不然何敦之初舉導不以止含者
止之邪當含之再舉也敦病且死矣導見其無
成乃敢訟言折之安有為臣養奸容惡心思外
濟而可以稱忠者江左夷吾其稱愧矣
王敦將作亂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諸幕府以

羊曼謝鯤為長史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
事其韜迹浮沉不及於亂可謂智人矣

古云信不見疑然有事機之會心迹無以自明
則處之者未善也周伯仁兄弟維護王氏可謂
至矣一志奉公誠心為國金石可貫天日可明
豈知形迹之間不及自白施恩賈怨六尺不保
亦足嘆也末世攘攘飾貌見情誠不足動亦已
久矣

將相之方正復不同自非通人罕能兼濟王丞
相中興良佐比迹伊呂然每遇安危大節輒獨
跋鹿駭束手無策其時温嶠陶侃貫甲勳王翦
夷強寇其視丞相直偶人耳及太真見宮闕煨
燼便欲遷都豫章議論紛紜相持不決導乃以
片言折之謂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
節用何憂彫敝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惟
宜制之以靜則群情自安於是眾論遂定不復
言徙詳此數語真宰相之言太真諸人所不能
道以是知經國之才自與建功者不同易而用

之鮮不敗矣然導之行事有甚失大體者如卞
敦不赴國難陶侃請下吏治之導以喪亂之後
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又江州刺史劉
胤為其下郭默所殺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為
刺史代胤及梟胤首以媚之此二事者大亂之
本也而導親為之豈事勢有不得不然者邪陶
侃予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若殺宰相
便為宰相乎導無以答自托於遵養時晦侃笑
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即此觀之其不及人心可
知矣江左中興固導之功而紀綱不振國勢日
蹙亦導之才有所限也

晉成帝幼冲踐祚王導以先朝師傅受遺輔政
帝尊禮之每見必拜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
否或以為當拜或以為否侍中荀勗以為王朝
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朝廷從
之愚謂此議亦非也禮有不臣者二當其為師
則弗臣也當其為尸則弗臣也但言不臣而已
又禮師雖召於天子無北面但言不北面而已

未有以萬眾之尊拜其大臣而後謂之盡禮者
此豈特下堂而見哉且大臣之體與布衣不同
伊川以布衣為帝師不得不倨文彥博以三朝
老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此不獨為禮也上而國
勢之重輕下而身家之安危皆係於此柰何以
三朝元臣受少主之拜險哉其為國與身謀也
李愬平蔡猶橐鞬迎度以尊朝廷非謬為虛禮
乃利害所關耳况宰相之於人主乎

語曰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石勒以一羯奴舉天
下之半代趙而王固一世之雄也養虎遺患一
傳而滅何其拙哉勒平生舉動磊落視孟德仲
達何啻薰蕕乃其規畫經畧不能再世即欲比
德高光亦太遠矣然勒之養虎即虎之養閔天
道循環又何速也

天下多事有智畧忠義之士間關傾側以節義
自見者於晉得二人焉巴西龔壯以父為李特
所殺積年不除喪乃往見李壽勸令發兵西取
成都稱藩於晉及取成都以安軍東帛徵壯為

太師壯誓不仕壽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後又數
上封事勸壽推奉建康壽竟不從壯以為人之
大節惟在忠孝既報父讐又欲使壽奉晉及壽
不從遂稱病去終身不入成都又冉閔募趙時
有隴西宰謚者故晉散騎常侍也歷劉石之世
不就徵辟至是閔往徵之謚因遺閔書以為物
極則反致至必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
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庶享喬松之壽矣因不
令而卒此二人者三代以下不可多得直以僻

在異域不與中朝士大夫交通故名不甚

著耳

晉自渡江以來無規取中原之志及石虎募趙
姜母痛四海庾亮兄弟乃請布軍江灣為伐趙之
規王導與亮不協亦謂當舉惟大尉郗鑒太常
蔡謨不以為然謨疏云為今之計當養威以俟
時時之可否係胡之強弱胡之強弱係虎之能
否審時度力不能與虎爭也又王土與胡水陸
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
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此論

甚確江東形勢本是如此然直畫江之計耳及
數年之後中原大亂桓温乘之一入長安再入
洛陽鼓行而西如履平地使温有持重之策則
二京已在版圖矣不知蔡公爾時當作何論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太過雖然
天下事真有壞於腐儒者如晉室東遷偷安江
界李氏據蜀石氏據趙太江以北不知有晉人
矣慕容父子以遼左一隅西向鬪趙以有燕冀
之士而心在晉室辭稱復仇徒欲得晉之封爵
以鎮撫其國乃遣劉翔越海入秦獻趙之捷以
請析珪之命朝議乃謂漢魏以來無封異姓為
王者反覆辨論歲餘不決及慕容觥上表挾庾
氏兄弟之罪乃懼而從之嗟夫此腐儒之効也
何也慕容自王其國已二世矣予之無加於彼
而可以結其心奪之無損於彼而反以携其志
善計者宜何從焉彼間關萬里心在王室而一
尺之組靳而不予彼即侈然自立不為晉臣晉
能禁之不王邪能越海萬里而討其不庭否邪

幽冀二州不為晉有久矣彼自取之而不提空
名以為恩顧據漢魏故事以折之不知漢魏以
來曾有方州之臣據數州之士而稟命朝廷者
邪甚矣晉人之迂也其後慕容儁自立為帝即
召晉使語之曰歸向汝天子語吾承人之為中
國所推已為帝矣當此之時何不令尚書考故
事折之邪江左諸賢無一人可敵劉翔者皆以
尋常迂踈之見推天下之安危國事得無壞邪
翔常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

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
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
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
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汗而已
嗟嗟中朝公卿自標地望為一夷使所折不能
置對晉之國事可無卜矣柰何論強弱之數於
士馬之間乎

夷人之性鯁直勁特有中土士人所不及者以
石虎之震屠人如草而蒲洪姚弋仲面質其過

言身錄卷之六
至於爾汝可謂忠於虎矣及石氏既敗中原無
主請臣於晉見朝廷不振無與立功乃始徬徨
自守有雄據一方之志向使二人歸晉時晉能
撫而用之使之首路先驅東結慕容西連張駿
以擣中原之墟河洛關陝可傳檄而定也乃江
左諸賢徒養虛名終無遠畧失豪傑之心沮忠
義之氣燕既稱帝涼亦自王蒲姚二酋各成伯
業而晉不能得其尺土矣謂之何哉

石虎事佛甚謹浮圖澄在其國尊重擬於王者
時有規誨虎無不從然虎殺人如麻窮凶極惡
而澄無一言正之何也又沙門吳進言於虎曰
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多殺晉人以壓其氣虎
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使之築華林苑以困
之佛教以慈悲為宗以殺生為戒乃至屠割無
辜以壓王氣此何說也今世傳沙門之教徃徃
稱浮圖澄其亦未之思邪

石虎養於石勒冉閔養於石虎其事一也勒死
未幾虎殺其子而奪之虎死未幾閔殺其子而

奪之其報一也天道神哉二人勇冠一世皆葬
冢跡躋之流而閔為中國人承石虎之害殲除
群胡幾無遺類民心快之

桓温西入關中無論居民男女夾路父老垂泣
北入洛陽展謁陵墓分置守吏當此之時中原
故土已在掌握矣而咫尺長安不度灞水及洛
陽已降又捐而不守此何意也或度不能守邪
抑才智有限力盡而歸邪將已有他心而恐議
其後如子貢之說田常邪夫南之不可并北木

之不能再實皆天道也桓温兵薄長安而不肯
進取岳飛兵臨汴水而不得成功皆非人

事也

夷性固多暴戾然石虎苻生二人則慘害之魁
也虎屠割子孫如屠牛馬生斬艾大臣如刈草
菅至於剥人面皮使之歌舞剥牛馬之皮綴之
庭中以為娛樂天胡不仁生此等豺狼以害天
下殆氣運邪苻生下詔曰吾殺不過千而謂之
殘害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恐履癸之言不至是
此直藜藿驅虎之羣人面而冠者耳

江左名流如殷浩褚裒二庾諸王才情器識秀
出人群規畫事宜亦多中窾而不能建中興之
業以獎帝室何也神識有餘而朴誠不足也辟
如貴家養狸五色珍竒價至數金而不能捕鼠
時或趨悖乃破器傷雞雛耳惟桓大將軍才畧
差勝兩入中原修復陵寢令終其緒業高比桓
文下同信越而臣節不純為世大戮才之難成
亦可恨也王右軍不得任職然其策事論人無
不切中亦不究其才矣

自古用兵皆以建瓴取勝未有從卑濕之地仰
面而攻者惟劉裕伐秦以水軍入河沂流而上
經強魏之境直抵關門王鎮惡等遂帥舟師由
河入渭以取長安可見兵家勝負惟在強弱國
運興亡自有氣數地之險夷勢之高下皆未足
以論也越王勾踐闕滿商魯之間以通中國蓋
裕之所本也

天下之事有同事而異功者如趙武靈王及元
魏太宗是也武靈以其子為王而身畧地中山

太宗以其子御國而身南向征討其事一也趙
以之亂魏以之昌則所用之人不同耳趙以李
兌備亂而魏以長孫嵩崔浩諸人居守且主父
憐故太子章有兩王之志而魏主委用太子正
以係屬人心其情亦不同也

崔浩李泌二人才識相似決策制勝較若指掌
叅之良平未必多讓又皆好神仙服食亦甚相
類然泌逢仁明之主故得逍遙物外而浩踟躕
虜廷委身夷主功烈蓋世不免於死語曰言事

百全至身而變幾謂浩乎以此言之不及
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
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
為談玄之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畧以道家為
諸子神仙為方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咒之術始
於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
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
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
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蓋合服食禁咒而一歸

言身涉金 一 卷之六
之道家矣

後魏遣其臣于什門使燕為燕所留二十一年
終不屈節燕既稱藩乃送什門於魏魏主下詔
褒稱以比蘇武可謂當矣夫人亦在所處耳武
持漢節千古傳其風烈什門委身虜朝致死效
節史冊僻左知者無幾豈以所處不同邪

魏世祖伐涼州命群臣議之皆謂圍水以西地
皆枯石絕無水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崔浩折
之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為天下饒若無
水草畜何以蕃魏主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
饒乃無燥地世言百聞不如一見然讀書當以
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語何以折廷議士不博聞
習事欲談天下利害真妄論也

崔浩之死宜也夫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
為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
有體有情彼匹夫後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
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
載筆記言在主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

言史記卷之六
言之則君父第敢據書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
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
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浩之死宜也古之
為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之為信史者至春秋
而極周公為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魯
史舊文為其君諱世不以為諛也柰何賣直揚
惡以博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市
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
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救其公直此浩之責也
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未
為多違允之見亦狹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人子為其父母雖韋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為
之志傳以永其名豈有播其君父之惡以示天
下而以為直筆是攘羊為董狐也曰如此則善
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
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
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世典太史其為史
記猶藏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邪

晉世初設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
用人漸輕至宋孝武帝欲重其選又以選曹權
重分吏部尚書為二人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
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
欲為輕重人心其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
選部之貴不異可見天下之勢輕重所趨極不
可返雖以人主之意為之低昂亦有不能總之
人心風俗日趨於競則隆於樞要而輕於清華
此非盛世之風也

自古奸雄竊人之國雖僥倖一時不勞餘力然
其後種類相殘必自相殄滅盡而後已此天道
也自晉以來代有之其甚者如宋文帝之子十
餘人前後誅夷武帝之子二十八人同時就戮
自古骨肉相屠未有甚於劉氏者不仁而得天
下其禍如此烈也然推致亂之由亦謀之不臧
而已自彭城王義康以親賢佐理權位日隆人
心皆附為時主所忌以至於死義恭懲之僇倖
恪慎竟亦不免其勢使之然也夫尊尊親親周

道也然臣不皆周召主不皆成康則死權不如
保貴亦較然矣宋齊之代宗室屬尊者不問賢
愚即以宰衡自處乃至狹抱三尺付以方州至
有未能嘻咲而身首梟夷彼何罪也明帝殺建
安王休仁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
款狎景和太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待
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以
此觀之屠滅之慘豈獨其主不仁亦其勢使之
然也悲夫

南宋明帝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
如平時建安王休仁勸其早為之所於是世祖
二十八子無遺種矣已而自為明帝所誅乃罵
曰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
其能久乎休仁徒知誅鉏兄弟之禍不知傾陷
兄弟之子至於二十八人同時就死而欲保其
身何不思甚也然明帝之於休仁則負德甚矣
方廢帝陵霄諸父以明帝體肥號為猪王一日
使人擔付大官休仁咲曰猪未應死廢帝

問其狀曰明年生皇太子殺取肺肝廢帝乃止
是明帝所以不死者休仁之力也乃後忌其地
望齋藥賜死曰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此謂之
報德邪亦孝武之靈假手明帝以報之邪天網
恢恢豈不大哉

後魏顯祖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沙門共
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已遂內禪手
挈神器付之五歲小兒亦是異事其雅尚冲懷
使在士人當為名品然非帝王之盛節也馮太

后淫虐無比顯祖常殺其所幸李樂太后恨之

遂賜鴆毒惜哉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

邪者

後魏馮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
膳羞減於故事十七八而猜忌多權數以顯祖
殺其幸臣至行鴆毒後高祖至孝事無大小皆
仰成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所幸
外嬖爵至侯王賞賜數萬然又外收人望如東
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嬖寵輒
以不等祿之以示不私此呂武之儔也嬖人有

言其流金
才數往徃濟其淫霍詩謂無非無儀真至言

表粲褚淵並一時之秀也及齊祖代宋粲據石頭死戰而淵為佐命元勳二子齊名亦不侔矣淵之戴齊也其後弟炤對客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成一名士邪痛哉斯言士之立身一何容易彥回後為齊相入朝以腰扇障面劉祥譏之曰作如此舉措羞面見人障扇何益不知彥回於此作何面目淵子賁痛父失節終身不仕其志有

足悲者中愧其弟下愧其子吾為彥回痛之褚淵王儉范雲沈約皆江左名流人文領袖淵儉宋臣也為齊佐命雲約齊臣也為梁首功士之難知亦已甚矣自古受命之君何嘗不延攬時英以為羽翼然士之自處亦自有道朝縮一綬夕更一綬正有何榮甘心若此亦是悲矣原諸子生平本以文雅風流為浮華標幟固未嘗聞聖賢之道有豪傑之圖士之處世不可無學不可無志一念少差永沉業海可為寒心哉

齊宋禪代時朝省大臣惟侍中謝朓不肯折節
或請殺之齊祖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英主識畧自與常人不同以此推其心范
沈諸人未必不為所薄也

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國勢至孝文而衰何
也孝文乘累世之業當隆平之期庀政修刑制
禮考憲聲名文物煥若可觀仁厚似漢文而修
之以儒術好古似漢明而加之以英武蓋不止
用夏變夷且有志三代之盛者矣豈非後世令

主執然以其國勢揆之則有不相宜者何也申
國之於夷狄長技不同情勢亦異夷之所以能
勝中國者徒以其質朴武健不好文飾而已若
使解其弓劍而習為禮文則三尺之童可以犄
角故趙武靈王欲取胡地舉國胡服以有代中
山之土今也舉稚結之民而易以冠帶使其精
神氣志日趨於華靡而流於宴安與有國之初
大不相侔矣且拓跋由漠北南遷建國舊土居
天下精兵處故能北控柔燕西平涼夏東掠燕

遼南向而制江左孝文惡其陋也舉國而遷之
洛陽失地利矣夫以胡虜百年之運聲教未洽
而欲宅中圖大比迹成周不亦遠乎故曰魏之
國勢至是而衰也

魏孝文之孝古帝王不能加也然而太過何也
馮后以才數臨朝總攬大柄宣淫敗紀穢德彰
聞孝文不能禁也又從而將順之太后臨王叡
之第帝則從往視王叡之疾帝則從往量以叡
為大臣當以禮御之邪乃不察其由進乎且馮

后忌其英明欲殺之者數矣其不為廬陵者一
聞耳夫孝未有過者親失行而不正此所謂過
也正之柰何曰諭太后以道裁左右以法而為
之内外之防可矣

南北朝紀綱風俗事事相反魏法太峻江南法
太弛魏士人朴實而陋江南華而好名魏土曠
而民稀江南民富而敝魏君臣之分太嚴江南
上下無章總之北方猶有古風南則敝矣

天下事無大小要自天理人情推之雖目前有

得失必無後悔如較計目前利害不顧人情天
理即有益於身家亦何顏面况反受其凶乎南
史齊武帝時巴東王子響出鎮荊州為參伍所
持不勝忿恨殺長史司馬以下八人武帝遣戴
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
不思難故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僧
靜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喜之乃遣茹法亮尹
畧等往討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欲還闕受
罪二人不許日上又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將

白衣左右乘舢艦還朝順之迎而殺之後武帝
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擗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
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順之慙懼而死
此事與戾太子相類皆為左右所持不得見上
計盡無復之耳然戾園反迹已著固難解說巴
東本無逆迹而順之等直以討擊為功不顧情
理使無知童孺隕於非命傷其父子之情本之
為一時利害所惑也其視僧靜所見何其遠邪
南史齊武帝詔太廟四時之祭荐宣皇帝以鴨

臞起麩餅孝皇帝以筍鴨卵高皇帝以肉膾菹
羨昭皇帝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司馬公謂其非
禮其說本於屈艾之去芟予竊以為過矣夫子
之事親與臣之事君不同事親以情勝事君以
理勝故先王制禮必本人情理有經常情以事
異事死如生思其所嗜禮也親而有所嗜人子
有不周求以充其欲者乎生而從之死而違之
非如生也人子而思親之嗜古人所謂孝安在
其干國之典邪若夫季氏之用八佾則干耳

王融在竟陵以八友之列自倚人地三十內望為
公輔嘗直省中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
行逢朱雀橋開喧啾不得進趨車壁嘆曰車前
無八駿何但行彌丈夫其躁競如此會武帝不豫
融即欲矯詔立子良為西昌所阻事不得行鬱
林即位乃拔融下獄死才二十七耳以融之才
地第令少加恬靜何患不至公輔而患得嗜進
不顧利害以至於死且子良傾身下士有陳思
之風而不名元憂死正以融乘危邀幸以速其禍

也夫輕躁之士凶於其家而害於其主有天下者不可不法也

自古敵國遣使好為誕謾之辭張大其國以凌敵人自春秋名賢所不能免其實非體魏孝文遣王清石使江南則戒之曰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予謂孝文此言大有識見所謂不辱君命者正是以君子之道自處使敵人心服方為得體若第以口語凌轢闖捷而不羸正如婢子反唇互有詆辱何益於國且夫國之強弱固不在此也

恩怨之報有理所不通者佛家所謂夙世冤報如齊高帝革命西昌侯鸞實羽翼之鸞高帝從子也以其少孤子而畜之及後鸞林不君鸞親殺之海陵即位又遽奪之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於報應何如冤業之說儒者所不信以此觀之其殆有焉

自晉宋以來諸王出為刺史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即刺史美惡皆出其口刺史以下

折節奉之如恐不及此所謂舛也原其所由蓋以諸王年少或在襁褓出鎮方州帷幄之權不得有所寄耳南齊時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往遊東堂典籤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遊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其受制如此及蕭鸞除高帝子孫皆令典籤殺之無一人能拒者法之敝也乃至於是然其失不在置典籤在使少王出鎮耳

北魏孝文太平令主本非戡亂之才乃不自量有志混一至再舉六師遠臨江徼而不能有尺寸之地蓋雖外慕雄圖中情怯耳何也孝文既以蕭鸞篡弒遠興問罪之師則宜鳴鼓聲罪播告萬方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而過為禮讓文告不修至於兵臨壽陽齊吏問故乃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齊使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乃始以廢立之事詰之齊使片言支拒孝文語塞世豈有理直詞窮若此者

讀史通鑑卷之六
三
邪詳其風旨直似儒生作文字語罵賊賊初不
辱而氣已索矣使劉淵石勒處此當有一番精
神令人快意也且其兵已臨江以馮誕之喪反
而哭之遂不能前行一步是何氣魄又其初出
壽陽則頓兵鍾離再出襄陽則頓兵懸瓠以萬
乘之師伐人於數千里之外進不能直搗都邑
搖其根本旁不能連據大鎮謝其險夷而老師
費日徘徊孤城曠歲彌時不克而返於用兵之

道遠集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
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
康宮中有數百具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
留作殿不肯與之無知至於如此即使忠臣輔
之亦不能為况在奸雄睥睨中邪

沈休文乃賈克之流耳梁武初平建康陰有受
禪之志約從而贊決之又賣范雲獨專其功及
武帝受禪奉齊主為巴陵王欲處之南海約乃
勸曰今與古異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

禍武帝領之遣使殺王後約被武帝面責恍惚
歸家夢齊主以劍斷其舌未幾遂死亂賊之報
昭昭如此猶謂無鬼神邪

梁武受禪附而成之者沈約范雲也守節不屈
者謝朓何胤也然武帝尊禮何謝如恐不及而
賤薄范沈若不足惜者何英主之識畧自非常
人所及而諛臣之狀惡積為人主所窺也夫在
彼欲其應我故事機之會求其助而須之在我
欲其譽人故無事之時度其情而賤之矣可不

悲邪然何胤謝朓又自不同朓在江左素有重
名齊氏受禪嘗訪於朓朓正言拒之及令奉璽
革命朓與何胤何點同隱東山武帝召之二何
皆不就朓乃輕舟詣闕角巾見上即以司徒處
之朓之名德本在何上然二何往而不返朓乃
不終其志如此以方沈范又五十百步之間為
可惜也

宋孝武斬艾兄弟及子而絕宋明帝又盡殺孝
武子孫及子而亡齊高帝盡殺宋氏之後及子

而弑齊明帝又盡殺高帝諸王及子而滅所以
二代血屬幾無遺種梁武革命乃召子恪子範
等諭之曰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
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於是子範兄弟並以才能
知名歷官清顯梁武享國五十祀江左歷朝未
有其比而子孫蕃盛至隋唐之際尤多顯者天
道惡殺鬼神佑善其報之不爽如此不然以梁
武之功名豈遠出宋齊之上而實享太平之福
至於五六十年上同漢武下比唐玄非其仁心
所格何以臻此世之為暴者可少鑒矣

江北自五胡以來亂無寧日及元魏孝文之世
天下承平政令寧一可數十年江南自東晉以
來亂無寧日至梁武帝之世喪亂少息民得安
枕者亦數十年何治日之少亂日之多如二主
者可謂賢矣無亦天心厭亂殺運一終而二主
適逢其時邪

自漢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夫人其後元魏
諸君遂以為故事每將立太子必先殺其生母

是後妃嬪有子應為太子者皆不敢舉及胡充
華選入掖庭同列以故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
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
之死而使國家無嗣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
又不可曰男生身死所不憾也及生子詔立為
太子充華亦不見殺肅宗即位尊為太后亂政
尊權幾不可制夫魏之恣慘矣然觀胡后之亂
則殺者為是邪

梁武與沈約范雲在昉同在竟陵王幕號為八
友本以詞翰相標及武帝即位與沈約各疏粟
事約少上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
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回諫而止南朝君臣
以文章技藝相高如此豈王者之體宜其偏安
江沱不能混一也

天下之事各自有機以古裁今祇見其泥耳元
魏敬宗欲誅爾朱榮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問王
允殺董卓故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
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於是手劔誅榮爾朱之

族握兵如故餘孽四起敬宗遇禍擁立三主相
繼受屠而高齊之業起矣夫榮之與卓其勢同
也一以不赦生亂一以不除生亂機不同也談
天下者慎不可泥執

六朝君臣之禮江北太嚴江南太褻以江南言
之胡太后入絹藏令王公大人各自負絹稱力
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
地以王侯公卿上所改容禮貌而使之負絹是
徒隸畜之也江南又不然人主面字其臣及諱

其先世王謝大驕恣僣蹇居然無上下之分
亦大無紀矣朝廷之待臣下自有一定之體過
與不及均為失禮

梁祚之不延有以哉以昭明之哲文而不得保
其年亦天意邪然武帝之子若豫章王綜姪若
臨賀王正德皆叛國出奔躬為惡逆武帝猶容
忍之而昭明之賢乃以小事被讒使之幽鬱而
死且終身啣之不肯立其子子之賢不肖如彼
而君父之喜怒如此豈非天奪其魄邪

王衍識石勒於上東門而追之不及高歡一見宇文泰竒其狀貌竟不能留而遣之皆天意也二人者挺身胡羯之中其風神志氣必有大過人者故衍歡從風塵中識之天之生人固自不偶有如此兩人者使之無事其可得邪

魏孝武既與高歡構隙因謀入關就宇文泰廷臣亦多勸西幸者東郡太守裴俠謂王思政曰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孝武入

關卒為所害當時事勢豈待智者能料而廷臣無及之者何邪國而至是亦可悲矣

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如元魏賀拔勝南附梁武待之極厚及思歸遣還帝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唐太宗以外夷酋長列為宿衛大帝拊之亦厚大帝之喪夷酋犁面自刺者數十人此皆中國所不及也

梁武帝一塔之費動以巨億而宗廟會同不殺

言史記卷之六
三十一
牲牢且曰吾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
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皆資
顧借以成其事竟不知武帝所私食者何國之
食所顧借者何國之民身為天下國家之主而
云不食國家此詞之不可通者祇見其愚且蔽
也

侯景既破臺城入見武帝於太極東堂武帝神
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得無為勞景不敢
仰視汗流被面退謂其下曰吾常跨馬對陣矢
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
自帽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以景之
驍雄暴仇勢若無前武帝當存亡死生之際猶
能折其雄心使之惶怖帝王器度必有非常人
所及者矣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
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
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
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

言
有利則有害有福即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
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於求福者
也福禍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高洋為其兄澄所忌深自韜晦言不出口每退
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當時
不知者以為沉靜一旦代澄即移魏祚厥後淫
雪兇狠人類所無視其韜匿之時如二人矣夫
人之不易知如此世有以一時之舉措而定終
身之品流者宜其多舛也

侯景將殺簡文使王偉等進酒曰丞相以陛下
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因齎曲項琵琶與帝極
飲帝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即醉而寢偉等以土囊壓之而殂常考江南
好文之主至梁氏極盛昭明一代才人不幸早
世簡文孝元二主博學工文才情冠世然皆不
保首領以沒文之無益於君德如此簡文為侯
景所幽無復侍中及帟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
文數百篇辭極悽愴如此而文不如無文魏兵

南史卷之六
南下元帝與群臣戎服講老子以至於敗如此而談不如無談

魏兵入江陵梁元帝入東閣竹殿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又以寶劍斫柱令斷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嗟夫以圖史為文劍戟為武所謂識其小者也志量如此安得_不亡或謂湘東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其不達君人之道如此使與魏氏父子橫槊江上不及_遠矣
梁氏忠臣王琳一人而已方其率交廣之兵入

援江陵江陵不守建康改禪間關播越奉承嘉王而立之永嘉兵敗又與之入齊歆以一旅興復卧薪嘗膽未嘗須臾忘陳氏也琳後為吳明徹所禽故麾下將卒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為之請命田夫野老知與不知無不流涕忠義之感人如此當六代遞遷之時君如傳舍而琳乃身冒百艱以明大義江左文藝之流高自標榜者不當愧死邪

高洋之殂也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

尚勿人將奪之耳因謂常山王演奪則任汝慎
勿殺也及正道即位演入宮為變帝曰但勿兒
命兒自下殿去婁太后亦謂演曰勿令濟南有
他及演有疾徵正道殺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
在三演不對太后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
矣於是以長廣王湛嗣位演與湛書曰百年汝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湛既即位亦召樂
陵王百年殺之嗟夫湛與演之惡則均矣演不
能容一正道而欲使湛容百年不亦惑邪楚靈

王有言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天道之
報施不爽毫髮如此而克人邪行不絕於世何
邪湛之殺百年也使使召之百年自知不免割
帶玦與其妃斛律氏及百年捶死妃握玦氣號
不食月餘而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
擘之乃開此事令人傷心彼湛亦何心腸忍使
至此邪

趙高說二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無為自苦和
士開說北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

紂竟復何異陛下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
可敵千年自古小人阿諛人主莫不以此動之
人主見其適意甘心縱欲至於求為黔首亦不
可得安在其取快耶

北齊王使和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諭諫
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竟為士開
所陷握槊點篝可作一對

六朝御史中丞最重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
公皆遥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

遲則前驅以赤棒撲之北齊高湛以東平王儼
為司徒領御史中丞上日與皇后張幕觀遣中
使趣之赤棒卒應聲碎其鞍帝后大笑時儼十
歲餘耳世祖既殂儼率兵誅和士開遂為後主
所殺夫以十歲小兒使之身兼將相握兵柄以
相戲笑此殺之之道也儼之誅士開斛律光聞
之拊掌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徒快士開
之死耳魯不思國有常憲官有常守儼以垂髫
之年親為介弟位居三公不請命人主而稱兵

闕下誅其倖臣此謂國有法邪光徒以士開之
死為快而不思儼之死可悲也

北齊畢義雲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家尤甚
其後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乃其子善昭所佩
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予以為有司過也善昭
設殺其父必不遺刀蓋盜為此謀以殺其子

六朝君臣上下絕無禮體江左昵于風流江北
雜於夷俗非峻而少恩則混而無別其於失禮
一也試舉一二如侯安都自恃其功至借陳主

別殿以宴其妻妾南面正坐使賓客上壽如在
帝前此何體也周主於禁中見宇文護行家入
禮太后賜護坐帝侍立於旁此倒置也夫瀆則
生亂陵則導奸非臣節不終則主恩不竟君臣
之間必有受其敗者故安都伏刃於陳而宇文
見醢於周也

北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
極於哀思使胡兒闍豎齊聲和之曲終樂闋無
不隕涕故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嗟夫齊之無愁

曲陳之臨春樂皆所謂亡國音也

夫成敗存亡之機有決於一轉盼間者如北齊之亡是也周人已取平陽高緯自將攻之平陽且陷矣緯敕將士毋入召馮淑妃觀之妃方粧盡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與周主對戰兵纒合又與馮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緯即以淑妃奔走兵遂大敗以至於亡將百萬之師決勝於頃刻而與一婦人同觀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淑妃本穆后

之嫁所謂馮小憐者以一婢亡國不亦耻耶北齊之亡也廣寧王孝珩嘆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蓋自文襄以下皆多夭折或橫相屠戮不得良死一則生長富貴縱慾忘身一則狃習驕奢骨肉相殘三代以下人主不講於帝王之學以至不保其身何但高氏而諉之於命則過矣齊之亡也得免者二人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故造物於人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此支離所以攘

臂也

北齊之將亡也於宮中立貧兒村行乞其中後周之將亡也於宮中作乞寒胡戲二者皆識也後周武帝平齊得李德林謂臣下曰吾嘗謂德林天上今乃得其驅使及天元殂楊堅得政使人謂德林曰經國任重欲與公共事德林曰願以死奉公是德林數年之中由齊而周由周而隋也天上人固若此邪

王莽篡漢以平帝后為黃皇室主易篡隋以宣帝后為安樂公主二后皆憤惋不平以至於死二父慙之所謂逐麋之犬不暇顧兔於人心天理何如

蘇威言於隋文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趙普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論語佐陛下致太平二公皆佐命元勳資以致君者如此書豈在多邪然普之論語雖未盡用而未大相遠至於威之孝經讀卷中何等語也文帝創

業之初威不與其謀可謂潔已矣及江都既敗
僭竊並起威以八十故老奔走王寶之間以保
旦夕之喘所謂終於事君者邪

江左歷朝惟蕭氏享國最久蓋齊梁一族合之
已數十年蕭管據江陵數百里之地以事周隋
又三十餘年而蕭銑再據江南幅員數千里上
繼齊梁則百年以上矣

陳後主之入隋也文帝待之甚厚每預宴愁其
傷心不奏吳音後主以朝無秩位願得一官號
文帝曰叔寶全無心所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
有醒時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使節其
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世皆笑其昏
愚予謂六朝亡國之主無一人得免惟叔寶無
恙正賴此耳此與安樂公對司馬文王相似
史稱楊素第宅華侈制擬宮禁後庭妓妾曳羅
綺者以千數其富如此第舉一事如素構太子
勇之罪以為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
勇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太子馬千匹乃

是反乎古時將相豪富徃徃如此禮曰問國君
之富數馬以對齊景公負海千里有馬千駟世
猶侈之今以將相大臣馬至數萬即今之御廄
所不及也亦太溢哉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
子孫也辟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損
食耳吾嘗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擅萬乘之威據
四海之籍一夫作亂而七廟為墟一髮惑心而
萬邦瓦解者皆毛間之虫也何但子之賢不肖

然邪

文中子三代之儒也談不為玄誕行不為僻左
出處語默左矩右規聖人之徒也惟續經中辭
涉於兒戲為有識所笑耳楊素勸文中子仕而
不從蔡京聘楊龜山而出亦二子之行藏則優
劣較然矣而世猶嗷嗷然高下之豈未考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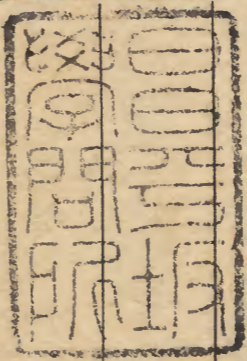
邪

自漢以降天下戶口莫盛於開皇而南北多必
之數與後世有大相遠者周之平齊也得戶三

百二萬隋之代周也戶不滿四十萬陳之亡也
戶不滿六十萬總計隋初見戶原止四百餘萬
關隴巴蜀以四十萬江淮吳越以六十萬其餘
三百餘萬盡在河洛燕齊之間至開皇末年戶
倍其初故至八百九十萬戶想其多少之分亦
畧倣此也然考之典午渡江中原諸郡俱牧戎
馬至數百年戶宜少而反多江左數十州人民
生聚遠出中原戶宜多而反少其故何也此之
政寬故下無隱奸南之政寬故民有遺賦北之
民朴故數不敢蔽南之民匿故筭不盡登也陰
污緩急之故此足以觀矣

楊廣奪嫡之謀成於楊素弒逆之迹假於張衡
二人之於煬帝有功之臣也然素為煬帝所忌
至欲以毒酒殺之衡竟賜死衡曰我為人作何
等事而望久活嗟夫使亂臣賊子長有富貴無
天道之極矣彼煬帝之心豈無真識當其同謀
之時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何至後日而
始猜忌之邪

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失在用衆郅支樓蘭遠
處萬里漢使用一劔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岸
煬帝將百萬之師以劔豈百萬不若一劔哉衆
寡之用懸而遠近之情異也



讀史漫錄卷之六終

文化庫

文庫

